**《法華文句記輯注》慧航法師答問記**

【問】『**總明觀者，上師弟施化，法身所為。若不作觀方便，於行人無益，如貧數寶，似盲執燭。**』这句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“上師弟施化”指前面所说的佛（师）与弟子（弟）施法药度化众生，是本地（过去）证法身后的自在所为（如观音三十二应）。对学者而言，如果不修相应的观法，那么就不会有什么解脱的利益。只是空头理论而已。

【問】后面的十善数又是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如同穷人数别人的财宝，如同盲人手上拿着烛火。并无用处。百法中，五十一心所，其中有十善数。心所又名心数。数，即心所。“五十一心所：大乘唯识家所立心所之数。即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（以上属遍行）、欲、胜解、念、定、慧（以上属别境）、信、精进、惭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轻安、不放逸、行舍、不害（以上属善）、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（以上属烦恼）、忿、恨、恼、覆、诳、谄、憍、害、嫉、悭、无惭、无愧、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惛沈、掉举、失念、不正知、散乱（以上属随烦恼）、悔、眠、寻、伺（以上属不定）。” 翻译稍有不同。

【問】『**生師云：“無相空理，大乘之本。封三來久，頓說無三**』这句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生师说：般若的无相空理，是大乘的根本。小乘根性之人，局限于三乘教法已经很久，如果一下子对他们说没有三乘（唯一佛乘）的道理，那么他们是无法接受的。

【問】生师和观师是罗什大师门下的谁？

【答】观师，是指“南三北七”中“南三”第三师其中的“道场观师”。生师是道生。

【問】请解释一下『**若爾，般若、淨名皆應是序，何獨無量義耶？**』这句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般若、维摩等经也都是说无相的，也同样可以作为《法华经》的序，为何单独拿《无量义经》的无相来作《法华经》的序呢？今难，即智者大师反问，即否定生师之意。生师说《无量义经》无相，可以破除三乘的执着，为《法华经》作序，扫除小乘根性接受《法华经》的障碍。智者大师就反驳了。智者大师反驳说：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般若、维摩等经也都是说无相的，也同样可以作为《法华经》的序，为何单独拿《无量义经》的无相来作《法华经》的序呢？

【問】请解释一下『**彼救**』

【答】彼，就是生师。生师他也有自己的理由（救），他说《无量义经》刚好在《法华经》前面，般若、维摩等经时间隔得较远，所以应该以《无量义经》作为《法华经》之序。

【問】请解释一下『**再難**』

【答】智者大师再次反驳：如此说来，那么五时前后次第，前面的经都可以作后面的经之序。这样《无量义经》作为《法华经》的“别序”，也就不成立了。如阿含在方等前面，难道阿含就成了方等之别序？可见这种说法来说明《无量义经》作《法华经》别序的理由不成立。

【問】请解释一下『**印師云：“無相善有成佛義，故言無量。”**』

【答】印师说，阿含的有相善无法成佛，《无量义经》的无相善才能成佛。所以应该以《无量义经》作为《法华经》之序。他认为《无量义经》与《大品般若》的无相不同。他认为《大品》虽说无相，但是却说有三乘、无三乘；而无量义经却不说有三乘、无三乘。

【問】『**指者不來秦地**』此句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他以为《法华经》所指的《无量义经》还没有翻译到秦地（中国）。《无量义经》说二三（三乘）从无相（无三乘）出，也就是说有三乘、无三乘。显然，他的说法不对。《无量义经》也已经翻译。古人也并没有拿《大品般若》来作《法华经》之序。他这种批评古人（以为古人以《大品般若》为《法华经》序），也就没有对象了。

【問】请解一下『**破光宅**』

【答】光宅说，《无量义经》万善同归。既是万善同归，那么二三（三乘）归不归？二三归的话，那么《无量义经》与《法华经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也就谈不上谁为谁作序了。《法华》无二无三，也就无万善，那《无量义经》“万善同归”为《法华经》作序也就没有意义了。

【問】请解一下『**劉虬下，破注家也**』

【答】他说无相含义很多，含义多即是有相，与他说的无相自相矛盾。

【問】『**歷教破舊**』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四众当同成一因为什么是出三藏义未出通意，四众同是菩萨因为什么是出通一未出别意？

【答】四众当同成一因，即（通教）三乘共十地，与三藏三乘各别不同，所以出（超出）三藏之义，但未出（没有超出）通教之义；四众同是菩萨因，即（别教）唯有菩萨乘，没有声闻、缘觉二乘，所以出（超出）通教之义，未出（没有超出）别教之义。通教“三因大同”，指通教三乘同以体空观断见思二惑。所以叫“同成一因”。别教“从初发心不共小故”，即“四众同是菩萨因”。别教没有二乘，只有菩萨乘。“出”字是“超出”的意思。容易误解。

【問】『**地六種動者，舊云動三乘人因果決定六執**』地动中三乘六执是什么？

【答】三乘因、果六执。三乘因执为三，三乘果执为三。加起来就是六执。如三乘因，声闻因为四谛，缘觉因为十二因缘，菩萨因为六度；三乘果，声闻果为四果，缘觉果为支佛，菩萨果为佛。

【問】『**通教：約法，三人因果同；若約人，三人因果異。此之同異俱被破，而舊家破意，不破此也。**』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约法，三乘同是体空观，因同；三乘同断见思惑，果同。约人，三乘因是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，因异；三乘果是声闻果、支佛果、佛果，果异。以上都被天台所破。而古人只破三藏教，未破通教。

【問】旧师认为别教无三乘就无六执了吗？这怎么理解？他们认为菩萨就没有因执和果执了？

【答】三法，即法身、般若、解脱。别教三法纵横，圆教三法非纵非横。古人认为六种震动是破三乘因果六执，别教既无三乘因果，自然不必破六执。但天台认为别教自有别教的六执，就是别教因时三法纵横、果时三法纵横。也算六执。

【問】『**明光表。表中先破舊**』不太明白

【答】旧师认为照东方一方义理已经足够，天台认为你既承认光照十方，又只以东方表法，那其余九方难道就毫无意义？

【問】『**此等境界，佛慧未開，今應當開，故以數表之耳**』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钝根声闻在法华之前，没有开圆教之慧（佛慧），现在机缘成熟说法华经，应该为他们开圆教实相佛慧了。所以先用万八千等数来表法、作序。

【問】『**今同仍隱，但成二耳**』九祖后面的解释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共有三同，法华前，释迦及弟子与光中所现他方诸佛及弟子是同，法华为诸弟子授记作佛也同，法华后释迦涅槃、起塔等与他方诸佛也同。但现在法华经刚开始讲，弟子们对授记之事尚未确定，所以说现在只有二同，而非三同。今同，仍然未确定（隐）。只有已同、当同等二同。

【問】『**瞻仁及我**』何解？

【答】仰慕地看着您文殊（仁者）以及我弥勒。

【問】『**別教菩薩讓佛分有無漏，亦但稱五通也，圓教初後皆具六通**』这句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别教菩萨与别教佛有差距，两者可分为:别教菩萨是大乘意义上的有漏（五通），别教佛是大乘意义上的无漏（五通加漏尽通，即六通）。荆溪尊者云“亦可让于初地以上”，意思是也可以说别教登地前是有漏（五通），别教登地后分得（分证）无漏（即六通）。圆教初（名字位）后（究竟位），从圆教理论上而言，都是无漏，“六即佛”，六即皆是佛嘛。如果从实而言，别教初地、圆教初住分得（分证）无漏通（六通）。

【問】问化他：『**未到慧多，無色定多，四禪等**』智者大师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
【答】欲界有一种定叫做“未到地定”（相当于欲界第六天“他化自在天”之定），欲界“未到地定”慧多、定少；四无色定（相当于无色界“四空天”之定）定多、慧少；四禅（相当于色界“四禅天”之定）定、慧基本相等。

【問】这里是问菩萨化他，说这些未到定是什么意思呢？

【答】智者大师先以四禅定慧具足为比况，实际上指别教初地、圆教初住定慧具足，所以能够化他无碍。荆溪尊者云：“今從極說，故展轉比，乃至地、住，方乃具足。”

【問】『**但見修妙慧人，不見法華妙慧座席。若見座席，即知此如彼，何事須疑？但見人不見座，闔眾疑問耳**』此句何意？

【答】“又见佛子，心无所著，以此妙慧，求无上道。”这里的“妙慧”之“妙”字，既可指般若时智慧，也可指法华时智慧。大众在佛光中只见到了他方佛世界修“妙慧”的“佛子”，却没有见到他方佛的整个法华法会（妙慧座席）。如果见到整个法华法会，就知道释迦佛与他方佛的法华法会相同。就没有什么可以疑问的。只见他方佛世界修“妙慧”的人（“佛子”），未见他方佛的整个法华法会，那么大众都心有疑问（释迦佛与他方佛的法华法会是否相同）。

【問】『**總釋伏難意**』这段不太明白什么意思？此四“伏难”内在的意思想说明什么？为什么用“伏难”二字？

【答】文殊内心反驳，不肯及时回答弥勒，有三意。第一，瑞相稀有，不可随便有所判说；第二，在会大众智慧高超之士如海之多，文殊表示谦让；第三，故意宝爱珍惜、犹豫迟疑，生起大众的渴慕、仰望之心。所以文殊内心反驳，默默地拒绝回答。弥勒回复文殊的反驳，也有三意。第一，瑞相越大，疑问也越大。如果您不回答说明，大众忧心，妨碍听闻后面正宗分的内容；第二，智慧之士虽多，当机者却在您文殊；第三，大众都在看着您文殊，所以知道诚心专注、殷勤。

【問】麻烦你帮我白话翻译一下『**釋四伏難**』四段文？

【答】第一段，弥勒请文殊回答大众疑惑。文殊内心反驳说大众并没有疑惑，如果大众有疑惑应该发问才是。大众既没有疑惑，我又何须答疑呢？弥勒就说，大众都在看着您与我。看着我，是希望我能够发问；看着您，是希望您能够回答。第二段，文殊内心说，既然大众都有疑惑，那就不容易回答。不如等佛出定后亲自回答，大众自然明白。弥勒催促说，既然大众疑惑、忧心，应该及时回答。还不知道佛什么时候会出定呢？第三段，文殊内心说，我与您两个都是佛的学生，想要猜测老师佛的意思，应该共同细心思维，让我一个人回答，道理上也说不过去。弥勒就说，我确实也在细心思维，进退维谷，是佛将要宣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？是佛将要给大众弟子授未来成佛之记？第四段，文殊内心说，如您所说，那大众的疑惑就已经解除了，何须我再回答什么呢？弥勒说，岂能以我这种没有十分把握的猜测而判说这样的大事因缘？文殊内心不再反驳弥勒，弥勒就乘机说，文殊您应该明白，大众都在看着您、望您答疑呢，接下来佛该说何经法呢？

【問】请翻译一下『**夫以下測上，止可罔像卜度，惟昔儔今 ，不可頓決，所以初從髣髴；次引略見；略見未周，更引廣見；以多證一，爾乃分判。**』一段。

【答】以文殊等觉位，来猜测佛妙觉位，以下位测上位，只能够依稀仿佛，猜个大概而已。回忆往昔旧事，而来比较目前所发生之事，不能一下子决定是否如此。所以文殊从一开始的大概猜测，到随后的回忆过去略略曾经见到过相似的情景。略略曾经见过的情景还不够详细，文殊又再回忆了过去详细的相似的情景。文殊以智慧推断，并以往昔时的详略不同的多种见闻，来作证明，确定现在释迦佛确实如同往昔时的日月灯明佛一样，即将宣讲《妙法莲华经》。

【問】请翻译一下『**今明其法說不用，何者？迹本兩門，由籍各異。迹由籍起彌勒生疑，文殊為釋；本由籍未起，彌勒何所疑？文殊何所釋？若於此中已是釋於開近顯遠之疑者，後地裂眾涌，彌勒何故更疑？更疑則浪疑浪釋。釋後既虛，釋前亦謬，此大有所妨，故不用也。**』一段。

【答】现在智者大师明白地宣布，不用光宅法师“法说”（光宅以“欲说大法”、“演大法义”两句为“法说”，以“雨大法雨”等三句为“譬说”）的说法（只取光宅“譬说”的说法）。为什么呢？迹门（前十四品）与本门（后十四品），两门的“别序”缘由各不相同。迹门的“别序”缘由，起源于弥勒生疑、文殊为弥勒解释。本门的“别序”缘由此时还没有生起（本门在第十五品《从地涌出品》后），弥勒此时哪里谈得上因本门起疑呢？文殊此时又哪里谈得上为弥勒解释本门的缘由呢？如果这里已经是文殊为弥勒解释本门“开近显远”的疑惑的话，那么后面第十五品《从地涌出品》中“地裂、众涌”，弥勒为何再次起疑呢？如果弥勒后面再次起疑，那么这种疑惑就没有什么道理（前面文殊已经解释疑惑，后面弥勒又再次起疑，所以这种再次起疑显得没有道理）。如果弥勒后面的疑惑没有道理，那么释迦后面的解释也同样没有道理。释迦后面的解释如果没有意义，文殊前面的解释也就同样没有作用。光宅法师的这种说法大有妨碍，所以智者大师不用这种说法。光宅法师的“譬说”只譬了迹门，而“法说”竟然同时指迹门与本门。现在只是迹门“别序”，与本门“别序”毫无关系。所以智者大师不用光宅法师“法说”的说法。

【問】『**復次如來自證權實俱不可說，愍念眾生，說自證之權為門，於物非宜，眾生不能得入。**』断句应如何？

【答】復次如來自證權實俱不可說，愍念眾生，說自證之權為門。

於物非宜，眾生不能得入故。自證亦不可說，說別權實為門，利者得入，鈍者不入。

於物非宜，別權實亦不可說，說三藏權實為門，利者密入，鈍者亦不入。

於物非宜，亦不可說，說三種化他權實為門，利者得入，鈍亦不入。

於物非宜，亦不可說，說二種化他權實為門，於利者得入，鈍亦不入。

亦不可說，於物非宜，捨三種化他權實，但說自行之權，於利者鈍者俱得入。

【問】“復次如來自證權實俱不可說，愍念眾生，說自證之權為門。於物非宜，眾生不能得入故。自證亦不可說，說別權實為門，利者得入，鈍者不入。”

“於物非宜，別權實亦不可說”这句话放到上句可否？

【答】不能。华严经别权实不可说，才说阿含经。

【問】『**束四教三**』如何理解呢？

【答】第一重：藏教是化他（方便）；通教不被别教、圆教接则是化他（方便），通教被别教、圆教接时是自行（真实）；别教教道是化他（方便），别教证道是自行（真实）；圆教是自行（真实）。第二重：藏教、通教是界内教，是化他；别教教道是化他，别教证道是自行；圆教是自行。第三重：藏通别三教，无论权实都是化他；圆教无论权实都是自行。以藏通别三教相对而分“自他”。

【問】『**南無大有義，或言度我。**』“南无”意思是：“度我”义只可施众生，这个好理解，但后面说“惊怖者，正可施佛也”，弟子不解何意，为何惊怖可以施佛？

【答】佛见众生处于三界火宅，故而惊怖。“施佛”二字意为“用在佛那里”，相对于“度我”二字用在众生那里。《法华经》：“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，即大惊怖。”

【問】“若佛答诸佛”时，也是“惊怖”义吗？

【答】佛没必要让诸佛“度我”，因为“惊怖”于众生火宅之难，故而用诸佛所施权教方便法门，令众生出于三界火宅。